



名史典籍

兵部尚书

史可法



热血传奇

郭沫若：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贺敬之：史可法人可法书可法；史可法今可法永可法。



BINGBU SHANGSHU
SHIKEFA TIEXIE CHUANQI

刘俊杰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兵部尚书

史り法

铁血传奇



刘俊杰／著

BINGBU SHANGSHU
SHIKEFA TIEXIE CHUANQI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部尚书史可法铁血传奇 / 刘俊杰著.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034-7375-3

I. ①兵… II. ①刘…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9719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方云虎 詹红旗

封面设计: 三味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情系梅花岭

(代序)

回眸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及新闻采访生涯，我的足迹可谓是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巍巍五岳，有我攀登时留下的汗水；九曲黄河、万里长江，有我考察时的身影；中国最东端、最早见到朝阳的乌苏里江，有我散文的诗篇；祖国的北极村，漠河留下我和文友的照片……而扪心自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里，那就是引起我心灵震颤的——扬州的梅花岭和瘦西湖……

那一年，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拂煦祖国的大地，刚刚步出大学的我，在京郊大兴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工作之便，使我有缘接触到文史人物，得知明末清初著名民族英雄史可法祖籍系大兴县，县史志办编集小册子《史可法》，又使我接触到大量有关史可法的文史资料，我如获至宝，细读后深深为史可法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感动，加之那年我刚刚发表根据“卢沟桥事变”历史事件创作的电影剧本《卢沟晓月》和长篇历史小说《血染卢沟千古月》，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又开始创作反映史可法抗清的长篇历史小说，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洋洋洒洒三十多万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铁血传奇》创作完成，请刚刚由劳改回京的著名作家、中国戏剧出版社老编辑吴越指教。他看后大加赞赏，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建议我去南京、扬州等地实地考察，修改后再送中国戏剧出版社。

为实现此行考察计划，我节衣缩食，多方节俭，自筹3000元，开始人生第一次远程采访，先是到南京，然后到扬州。那时，意气风发的我，大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气概。其时，扬州还似没有向外人撩起面纱的姑娘，深藏闺阁，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火车站。我乘坐一辆老旧的公交车，在狭窄而又弯曲的公路上，嘎嘎悠悠好几个小时，才由南京来到我自幼魂牵梦绕的扬州。下车之后，举目茫然，正在建设中的扬州汽车站混乱不堪，小木板击打冰棍箱的噪声吵成一片。当我打探去市政府怎么走时，一个骑摩托的男子告诉我，要走很远，20多里地，收我50元。第一次来扬州，人生地不熟，只得依他。事后才知被他宰了，穿过一条街就到了，只需5元即可，步行10

分钟。

我下榻旅馆后，顾不得洗漱，也没有休息，犹如与思念多年的情人约会一般，急急赶到瘦西湖，爬上梅花岭，扑进那传说中人间天堂美丽的怀抱。当我徜徉在瘦西湖畔，陶醉在初春的百花丛中，我的那颗心，也狂野起来，眼前浮现扬州八怪的身影，还有艺术家们那美轮美奂的作品；当我流连在梅花岭的山麓小径上，耳边似乎轰鸣着清军攻打扬州城红衣大炮的巨响，脑际萦绕着民族英雄史可法怒斥清军统帅多铎气壮山河的声音；当我忘返史可法纪念馆里，恨不得时光倒流，我也是那场震惊中外的扬州保卫战的一名小卒……

风雨沧桑，往事三百多年，历史终于翻过那沉重的一页，但历史没有忘记，三十万蒙难抗清军民的鲜血滋润着瘦西湖的百花盛开；扬州没有忘记：梅花岭姹紫嫣红的景色，是史可法那喷溅的鲜血染红；人民没有忘记：今日祖国的强大，是历代仁人志士奋斗的结果。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五千年的时间隧道的画廊里，一个个风云人物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写在汗青的史册里。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清代诗人张尔荃撰的挽联以言简意赅的笔墨，曾使海内外嘉宾赫然领略到史可法“吾誓与城为殉”的凛然正气、飒飒风采。史可法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折射今日一些人道德水准的缺失，他在强敌面前，不畏生死，拒绝诱降的民族气节，彰显千秋。

史可法的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正气篇上是熠熠发光的一页。他在为官期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现今祠堂两边的楹联上写着：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史可法素以“廉政爱民”为朝野称道。当明末六安城垣倾圮时，他自捐俸禄修葺，“佐以节省之资不下二千金，而不支金帛，不费民财，虽一砖一石，亦目寓而心经焉”。而他自己却“终岁布衣蔬食，约己裕民”。当他看到六安学事废弛，开“礼贤馆，广咨问，以拔才能”，当他看到官吏借“签点法”无偿征收百姓马匹，致使“中人之产立尽”，“百姓苦之”时，他立即改革，永除其弊。他“事无巨细，咸属亲裁，目视、耳听、口答、手批，靡不瞻举，而始终无倦，致百废俱兴”。当他巡抚凤阳等处时，大胆“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表现了他疾恶如仇，整饬吏治的胆略。

历史的如椽巨笔，记载着史可法率众抗清的英勇事迹：弘光元年（1645

年)扬州被围时,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一万多人,可谓是敌众我寡。清军统帅多铎不断派明降将劝降史可法,史公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说:

“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多铎不死心,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在扬州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他首先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接着,他一口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王多铎,其余都是给家人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二十五日城西北崩塌以后,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兵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骂不绝口,严加拒绝:

“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又道:“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随后,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仅44岁。史可法壮烈殉国后,其遗体不知下落,义子史德威将其生前穿过的袍子、帽、靴,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此,并在史氏宗祠东宅建立“忠烈祠”。

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斗争中,史可法用满腔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的壮丽诗篇。由此梅花岭闻名四海,瘦西湖成为人们凭吊先贤心仪之地,也是未谙世事的我,独闯扬州,走南闯北写天下的开端……

孰料,我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也如史可法的命运多舛,反复精心修改后,准备出版,却因出版社印刷违禁刊物,暂停出版业务,后又投稿到山西古籍出版社,又是在二校时,因改革换了领导,由于市场低迷而终止出版合同,此后……一晃三十年过去,我也由小伙儿,被岁月修理为耳顺之年,今年是史可法壮烈殉国三百七十周年,再次修改旧作,焕发新机而面世。

朋友,当春寒料峭,梅花怒放时节,邀朋携侣再游瘦西湖,踏赏梅花岭,与梅相伴,与梅相处,与梅相交,与梅相恋,千言万语,百感交集,澎湃的心情,以及品味咀嚼句句心灵深处的细语千言,岂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我爱瘦西湖,我爱梅花岭……

2015年11月28日

目录

情系梅花岭（代序）

第1章	闻威名清兵丧胆·····	1
	窥旌旗绿林降服	
第2章	拒馈赠史公隐身·····	17
	柳林堤主仆受辱	
第3章	忆师恩史公蒙冤·····	29
	十里堡恶犬遭殃	
第4章	睹家境情出意外·····	42
	聆母训夜思师训	
第5章	讳实情恐惊慈母·····	57
	辨曲直奏书圣上	
第6章	听实情怒斥奸佞·····	72
	别故土再踏征程	
第7章	柳树镇计胜义军·····	87
	宿兵营夜访书生	
第8章	拜督抚尚书尴尬·····	102
	斥昏官笑纳谏言	
第9章	巧用计可法戏督抚·····	115
	服兵痞三娘显绝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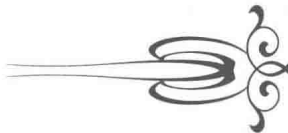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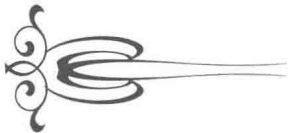
1

第10章	宴群僚尚书宣圣旨·····	132
	率王师可法颁军令	
第11章	勤王之师艰难北上·····	145
	颁军令史公问苍天	
第12章	开冰河主帅遇险情·····	159
	平兵变可法施恩惠	
第13章	踏薄冰王师过黄河·····	175
	慰老臣可法再兴兵	
第14章	勤王之师誓师北伐·····	191
	罚自身主帅平众议	
第15章	肃军纪史公断手指·····	204
	书檄文讨逆扬正气	
第16章	芦苇荡用智退清兵·····	218
	返南京遇险遭刺客	
第17章	审时势群贤相聚会·····	233
	晓阴谋姐妹共愤慨	
第18章	择新君佞臣闹皇宫·····	250
	争入阁权奸受挫折	
第19章	谒监国苦心再相谏·····	266
	话天下孤诣定君心	
第20章	马士英游船施暴行·····	282
	昏监国内室斥忠臣	
第21章	赤子心负屈辞朝纲·····	295
	慈母泪再洒湿衣襟	
第22章	别慈母尚书痛割爱·····	309
	离南京督师辞君臣	
第23章	临别际可法嘱新帝·····	320
	去江北尚书拒艳遇	

第24章	闯虎穴史公会高杰·····	332
	拯危局可法陷囹圄	
第25章	好督师被囚福缘庵·····	347
	劝豪杰德宗进高营	
第26章	巧斡旋情真感四将·····	361
	化干戈义诚播三江	
第27章	平四镇督师献赤心·····	378
	斥贼叛可法拒诱降	
第28章	识诡计巡抚拟回书·····	396
	励高杰督师让后院	
第29章	复回书督师扬正义·····	411
	咫尺间母子难见面	
第30章	布城防军民同敌忾·····	427
	斥叛臣城头收勇将	
第31章	守扬州军民共抗敌·····	444
	理诗篇史公明鸿志	
第32章	认义子泣泪托后事·····	459
	断柔肠深夜写遗书	
第33章	守扬州史公彪青史·····	474
	拒苟活德宗义投水	
第34章	断头台可法斥多铎·····	487
	梅花岭含笑赴黄泉	
后 记	·····	500



第1章 闻威名清兵丧胆 窥旌旗绿林降服



诗曰：

浊世英雄明史公，祖居京畿住大兴。
为师忠义左光斗，安抚黎庶风雨中。
独肩剿抚匡社稷，喝出英名退清兵。
生梦天祥武侯死，誓拒清兵扬州城。
劝降言辞随风去，自断咽喉酬大明。
史公祠内梅花艳，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队战败的农民军，沿着山路，如洪水一般败逃，身后一队高举“明”字中军大纛旗帜的官军，紧追不舍。为首的将帅乃为明朝户部左侍郎兼金都御史、漕运总督兼淮安巡抚史可法，他身穿战袍，头戴战盔，在斗大的“史”字旗下，纵马扬鞭，在众多将领的簇拥下，急追不舍。

马蹄嘚嘚，眼看距离越来越近，败逃的农民军慌不择路，逃进一条峡谷。

“史公，我们不能再追了。”史公手下副将史德威一催坐骑，急上前建议。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虎归山。”史可法纵马赶路。

“前面树林茂密，恐怕有诈。”

“这一带地形我熟，前面不远就有一条大河，这伙人是插翅难逃了。”

“史公英明！”

“驾……”

史可法一催坐骑，挥舞战刀，就要冲向山路。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一位朝廷钦差在几名侍卫的护卫下，疾驰而来，快马加鞭，离好远就高喊：“史公、史可法听宣，皇上有旨……速传史可法回京复命……”史可法闻言，无奈放松马缰，慢了下来，

史德威上前，不解地问：“史公，圣上下圣旨干什么？有什么好事吗？”史公一脸无奈，挥挥手：“好事？听天由命吧。”

却原来，史可法是明末著名大臣。顺天大兴（今北京市）籍，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字宪之，号道邻。他是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初授西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崇祯八年，迁江西右参议。时农民军张献忠等部出没于河南、湖北之间，史可法自请为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今安徽当涂）兵备道，以遏止农民军东进。后明廷改任他为卢象升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因其与农民军作战有功，崇祯十年，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今安徽合肥）、太平、池州四府。翌年夏，因逾期未能击败农民军，被遣，命戴罪立功。

自此，史可法更加奋勉，开府于安庆，四方有警则出击，大顺军老回回马守应军为其所败。崇祯十一年冬，他立营六安以防农民军，捐俸修葺六安城，奏免被灾地方田租，除差马之弊。十四年冬，起为户部侍郎、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上述书中描写即为他追剿农民军的场面。

而此时此刻，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内忧外患，逐渐显现。内忧未安，外患又起。这年冬天来得出奇的早，重峦叠嶂，横亘华北平原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绵延着万里长城，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拱卫着京师及中原的安危。深秋的季节，万木飘零，空寂的山林里，怪石嶙峋，股股寒风，透着瘆人的寒气扫过山路。

“嗖——”一支响箭，带着尖利的哨音，掠过空旷的夜空，飞向山路上一匹奔驰的快马，利箭穿甲，入肉钻心，马上一名身穿明代朝廷驿差服饰的男子，凄厉地惨叫一声，栽到马下，当即身亡。山林后，闪出两名彪悍的骑手，他们放马来到死者近前，跳下马，用脚尖把驿差掀翻个身，高个子骑手拍拍矮个子骑手的肩膀，嘿嘿冷笑一声，问：“老弟，怎么样？我的箭法还可以吧？一箭正中胸口。”

“老兄的神箭谁不知道，爱新觉罗的后代嘛，还能有孬种？”

“嘘——”高个骑手用手挡住嘴巴，警觉地四下观望一会儿，见周围无动静，忙从驿差尸体上拔下响箭，又抽出另一支箭，插在驿差尸体的伤口上。

“您这是……”小个子骑手有些不解。

“这叫嫁祸于人，明军如发现我们这支响箭，必定怀疑驿差是清军杀死，抢走情报的。聪明的明军将领很快就会调整长城一线的兵力布防。现

在，咱哥们给他来个偷梁换柱，换上明军的箭，他们就不会怀疑我们偷进长城关隘搜集情报了，让汉人自起矛盾吧。”高个子骑手不无得意地说。尔后，他摘下驿差身上的公文袋，翻拣一通。将几份公文掖进胸前的盔甲内，又把几封普通家书胡乱扔进沟内。然后，开始洗劫驿差身上值钱的东西。

嘚嘚……远处传来马队的铜铃声和说话声。

两名清军一怔，相互一视，二人会意地一挥手，急忙上马，如鬼影一般隐进山林的背后……

史载：明朝末年，权奸当道，政乱无纲，兵燹不断，黎民百姓难以忍受恶霸豪绅、贪官污吏的欺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斩木为兵。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南有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农民起义军，北有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南北两支起义军遥相呼应，斩关夺隘、攻城陷州，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阶级的势力，动摇了朱明王朝二百多年的社稷根基。

与此同时，蛰居在东北边陲的政权满清部落，却也削藩制邦，日益崛起，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大好河山，趁明朝官军与农民起义军逐鹿中原，无暇北顾之机，屡犯明境，烧杀抢掠，坐收渔人之利。

北京紫禁城内，一名差官急匆匆跑上高高的台阶，高喊：“边关急报……”

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冬。

凛冽的北风，无情地搜刮着古长城砖缝里的白灰，枯草在寒风中瑟瑟战栗，夜色漆黑得似一口倒扣的大铁锅，无星无月，伸手难见五指。掩映在茫茫夜幕里的长城，似条疲惫的苍龙，在群山万壑中逶迤挣扎，伸向远方。

扼守在城子岭的明军守城士卒，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季节，龟缩在碉楼内，在屋子中间一盆忽明忽暗的炭盆上烤火取暖，他们咒骂着寒冷的鬼天气，丝毫没有注意周围的敌情。

蓦地，暗夜中几只飞爪由城墙下暗处抛出，搭在城沿上，几名清军悄无声息地摸上城墙，闯进碉楼。一阵激烈的拼杀后，几名明军倒在血泊之中，成为他乡之鬼。

偷袭碉楼成功后，一股清军沿马道飞快跑下，来到隘口，又以猝不及防的动作，砍翻守门明军，然后，他们打开关隘紧闭的大门。

此刻，蒙面的清军才揭去头盔，擦拭着脸上的热汗，原来为首的正是豫

亲王多铎。此人虽系皇室近亲，却骁勇善战，此次偷袭长城，就是他向主帅多尔袞献的计谋，并主动请战，率队偷袭。

在篝火的映照下他在明军尸体上擦净兵刃上的血迹，见清军已将死尸搬开移走，并已换上明军盔甲，忙吩咐小校：“发出得手的信号。”

小校得令，不敢怠慢，忙手捂嘴巴撮起三声长啸。

须臾间，远处山林里也回复三声。眨眼间，两队盔甲齐整的清军人马，出现在长城外蜿蜒无尽的山路上，悄悄地向被明朝统治者自称为铜墙铁壁、万无一失的长城以南进发。

此时，另一队清军也在青山口偷袭成功，悄悄杀进中原。

是年，偏居东北的清廷也在发生着巨变，清太祖努尔哈赤病死，其弟皇太极承袭汗位，孰料皇太极短命，其子继位。多尔袞任摄政王后，野心勃勃，总想移都关内，一统大明的锦绣河山。但碍于明朝数百年的基业和明军的强大，反复商讨后，决定只能利用清军能骑善射，便于长途奔袭作战、机动灵活的特长，骚扰明关。

此次清军统帅多尔袞率领清军主力，没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城子岭关口，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以往，清军每次出征杀进长城都如闯鬼门关，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进关之后也被明军追杀得屁滚尿流，连个囫囵觉都难以睡成。“此次成功，难道苍天怜惜我不成？”骑在上面的多尔袞，仰望天空，暗自祷告。只有马蹄踏在山坡上溅起的火星，才提醒他这不是做梦。

“恭喜主帅。”多铎跑出城门，迎到队前，拱手相告，言语中带有成功后的亢奋情绪。多尔袞把战马向旁边一提，翻身下马，扶起多铎：“先锋辛苦。”他站到路旁，马鞭一指关内的大路，发出命令：“马不停蹄，人不下鞍，火速进关。”

“喳——”多铎行礼后，跑到队首，跨上一匹青鬃烈马，一挥马鞭，急驰而去。数万清兵，偷袭进关，纷沓的马蹄声在古老的长城城门洞内荡起一阵阵回声，震得灰尘直落。

长城，这座以农耕文明闻名天下的中原先人用于防御外侮的屏障，再也不能阻止强悍好战清兵的进军了。

天近黎明，巡哨的明军赶来，见到劫后惨景，吓得吐出的舌头许久缩不回去。哨长转身，哆哆嗦嗦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年长者：“事关重大，赶快报官吧！”

哨长：“报官就得杀头。”

“那该如何是好？”众人一筹莫展。

哨长：“横竖是个死，散了吧！”

“跑吧！”众校尉怪叫一声，四散逃走。

清军杀入长城，噩耗像瘟疫一样，快速蔓延，一百多里外的顺义县城守军，得到消息，赶紧紧闭城门。一大早，几十名欲进城卖菜的农民被关在城外，菜农们吵嚷着：“快开城门，我们要进城卖菜，不然，我们的菜就要烂了。”

另一人仰头高声喝喊：“快开城门吧，我妈病了，我要进城请大夫。”

“开城门吧，我的孩子病了，也要请大夫……”

城门前要进城的人越聚越多，排成长长的队伍。菜农、商人、赶集上庙的人们呼喊着急，要求打开城门。

许久，城门楼上来了两名守军，他们探身大声喝斥：“吵什么？边关吃紧，城门关闭，不许进城。”

“城门关闭，不许进城，我们的菜卖不了怎么办？”

菜农们还欲与城门楼上的守军理论。

“快快闪开，密云的丢失，就是清军化装成做买卖的混进县城，你们赶快回去，不然，我们放箭了。”

吵嚷间，城门楼上果真嗖嗖射下几支响箭，擦着菜农和路人的头皮飞过，乡下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丢下菜担、菜车，四散而逃。

城门外树下，一胖一瘦两位绅士模样的人，观看着四下逃散的人群，满脸忧愁，低声交谈。胖绅士：“哎——老哥，听说了吗？清军一个叫什么多尔袞的家伙，率领清军突进长城关隘里来了。”

瘦绅士一脸忧愁：“可不，我孩子大姨一家由古北口逃难来了。他大姨夫说，清军老鼻子厉害了，一路分兵直取密云，另一路绕过怀柔，避开关隘哨卡，奔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咳——这些清军好生了得，他们纵马驰骋，连克平谷、三河，直逼北京东南富庶之地呀。”胖绅士一声长叹。

“按说咱们大明朝年年征兵，岁岁纳粮，怎么就打不过那些清军？”瘦绅士发泄着不满。

“袁崇焕被杀，寒了守边将士的心。听说朝廷里还有这些清军的内应，为一己私利，这些势利小人专门为清军通风报信。那些清兵狡猾着哪，他们专门进攻驻防虚弱，被称为软肋的地区。”

“可恨呀，听说清军连下许多县城重镇，已经绕过咱们这里，直逼天津了。”

“那……那……朝廷怎么还不派兵消灭他们啊？”

“我说兄弟，朝廷的官兵什么样，你还不清楚？清军一来，吓得一些明朝地方官吏，早就望风而逃了。”

“我们养的武将呢？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见他们上阵杀敌？”

“我的傻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官军闲散惯了，平常疏于武备，平日见到草民百姓，耀武扬威，而与彪悍的清军骑兵交手，早吓得腿肚子转筋，凉锅贴饼子——蔫溜了。他们个个暗恨爹妈少生两条腿，跑得慢呀，清军逼近天津卫了。”

“哎呀！那可怎么办哪？”

“不仅如此，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也快杀进北京城了。”

“这么说，大明朝快完了。”

“少说屁话，小心隔墙有耳。”

此刻，天津守备府前，一名探报飞马来到天津守备府，翻身下马，高喊：“急报……”

消息传进紫禁城，这可急煞了明朝崇祯皇帝。

“啪——”养心殿内，满面病容的崇祯皇帝摔下天津守备府的奏折，长叹一声：“这是内忧外患哪，这是内忧外患哪！”

面对崇祯的无奈长叹，大殿内的文臣武将鸦雀无声。崇祯站起，巡视跪在面前的文臣武将一眼，气恨地问了一声：“面对清军的袭扰，天津守备府采取什么对策了吗？”

跪倒在文臣首位的首辅大臣周延儒，跪前几步：“圣上，他们一面奏表呈报京都，请求火速发兵；一面高悬吊桥，严加防备，不敢稍有松懈。”

“尔等有什么高见？”崇祯皇帝高声询问。

“圣上，卑职请求火速调派天朝大军，即可剿灭骚扰大明疆域的清

军。”养心殿列班中站出监察御史，高声奏议。他的提议得到响应，朝臣们议论纷纷。

“首辅大臣，你有何高见？”崇祯点将。

“圣上，现在，朝廷正在对李自成、张献忠反贼用兵，关键时刻，抽不出兵来呀。”首辅大臣周延儒回奏。

“那——我们大明朝也不能如此软弱，被小小的清军欺负啊？”监察御史高声反击。

“谁可组织勤王之师，替朕出征，消灭清军，以解天津之危？”崇祯高声喝问。

大殿内外鸦雀无声，文臣武将无人应答。

崇祯连问三声，仍然无人回答，他无力地挥挥手：“都是无用之才，散朝……”

崇祯回到寝宫，烦闷异常，坐卧不安。

近年来，他被农民起义军搞得焦头烂额，愁得寝食难安。他心里自知：朝廷哪里还抽得出兵去抗清御侮，他在太监的服侍下，步履蹒跚，来回走动。

身后，周延儒毕恭毕敬跟随而来。看见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崇祯有些气恼。他眼中的这位奇才，近来在一些关键时刻，越来越让他失望。平常时刻，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兵书战策、琴棋书画，无所不知，而一到有事发生，就没了主意，拿不出奇招妙策，为朝廷分忧。

崇祯斜睨周延儒一眼：“散朝了，你还有什么事情？”

“微臣来为圣上解忧。”

“这个时候，清军兵临城下，还有什么绝招妙策？”

“圣上，清军南下，所求不外乎钱财，依微臣看来，还是按方抓药为好。”

“怎么讲？如何按方抓药？”

“请恕微臣死罪。”

“烦人，恕你死罪。”

周延儒趋步近前：“圣上……”他微微弓着虾米腰，低声细语起来，密谋起朝廷与清军议和条约。

数日后，明朝议和准备的厚礼，送至清军帐内，狡黠的多尔衮看着成箱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再看看大帐外成车的绸缎，眼睛眯成一条缝，放着贪婪的蓝光。但他却故作不知，高傲地问：“这是什么？”

明朝议和使者一副谦恭的神态：“这是我朝议和的诚意。”

“都是些什么呀？破铜烂石头。”

“不！不……都是奇珍异宝，黄金白银……”

“那就报上名单数目吧……”

“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其他物品若干，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多头……”

这时，挤在帐外，向大帐内偷窥的清军将士，煞是惊奇，幕僚之间，议论纷纷：“兄弟，奇了怪了，这次明朝怎么这么大方，咱们刚刚与他们打过几次小仗，还没见真章，他们就草鸡了，现在，他们的首辅大臣是谁呀？”

“这你就是井底之蛙了，连明朝首辅大臣是谁都不知道？”

“兄弟不是刚从上京过来嘛，孤陋寡闻呗。”

“你小子倒知趣，我给你透露些消息可以，但不能白忙活，有空得请我喝酒。”

“小菜一碟，没问题。”

“现今的大明朝真的成为扶不起来的井绳——草鸡了。一句话：乱了套了。首辅大臣走马灯似的换，新换上来的叫什么来着？”

“你小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瘦驴拉硬屎，硬充老大，还想诓我酒喝。真是……倒霉！”说着瘦个子转身要走。

“别走哇，老哥逗你玩。你的酒我肯定喝上了。明朝首辅大臣是谁，他烧成灰我都认识，他叫周延儒。”胖子一拉瘦子说。

“周延儒？”

“他——可非一般人物，他曾任大明朝东阁大学士，字玉绳，号挹斋，宜兴宜城镇人。少时聪明，有文名。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授修撰。天启年间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他又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明崇祯帝即位后，扳倒魏忠贤，召他为礼部右侍郎。这家伙机智敏慧，善于察言观色，曾深得明朝皇帝器重与信任。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就被特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时年仅36岁。次年九月，明朝皇帝又拜他为首辅。但好景不长，崇祯六年六月，因周延儒为官贪鄙，任用私人被谏